

我国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经济机制研究 ——代际家庭公共品供给模型的扩展分析及实证

吕光桦¹, 寇国明²

(1.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2. 西安文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文章在政府应承担社会保险体系外筹资、融资责任的观点基础上,运用代际公共品理论,构建我国代际家庭公共品供给模型,通过引入政府规制因素的扩展模型规范分析及30个省区1998—2006年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揭示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经济机制。

关键词:社会保险;政府补助;政府规制

中图分类号:F062.6;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09-0059-10

一、引言

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慈善事业及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是社会保险的基本内容。当前老龄化进程加速、劳动力刘易斯转折点临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财政向公共财政逐渐转型、城乡社保分割等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促使社会保险体系改革步伐加快,社会保险改革关键期来临。政府补助热点政策不断出台,以扩大参保范围、促使社会保险逐步统筹城乡,政府补助逐渐成为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险的显著新特征。社会保险政府补助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补助或非财政补助方式支持社会保险。依据补助方式分类,社会保险政府补助可分为财政补助社会保险和非财政补助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政府补助强调我国社保转型期社会保险领域政府的特殊责任,即在个人、企业或集体经济缴费形成的社会保险体系内收支资金基础上,政府应承担社会保险体系外筹资、融资的责任,一方面通过多样化的财政补助加强社会保险资金筹集,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承担面向参保群体的托管人角色,实施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运营保值增值,实现社会保险非财政补助。

国外相关研究,在政府和市场边界清晰、市场功能比较完善背景下,注重

收稿日期:2010-06-29

作者简介:吕光桦(1968—),男,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寇国明(1973—),男,陕西淳化人,西安文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组织管理、财政支持、承担最终责任等政府一般责任研究,但缺乏关于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的具体理论解释(Amartya Sen,1988;Martin Feldstein,2005);国内相关研究,在我国政府和市场边界模糊、市场功能相对缺乏、社保制度转型背景下,注重制度转型期政府特殊责任研究,但缺乏关于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的具体理论解释(李绍光,2002;郑功成,2004;徐月宾、张秀兰,2005;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的机制问题,为转型期社会保险政府补助提供理论解释。

二、社会保险政府补助模型:基于代际家庭和政府规制的视角

(一)家庭代际公共品的概念及契约特征。家庭代际公共品是指家庭工作期成员(或政府)为家庭未成年人及家庭老年人提供满足代际教育或养老基本需求的产品。家庭代际公共品可分为后顾式代际公共品(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 BIGS)和前瞻式代际公共品(For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 FIGS)两类,前者包括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等,后者包括家庭教育投资及公共教育投资及补助。工作期个人在收入约束条件下,关注跨期效用优化,这是本文的基本契约架构;其基本特征一是主体为无限期世代交叠家庭个体;二是家庭工作期个体为受教育期成员提供前瞻式公共品,为家庭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等后顾式公共品;三是家庭退休期个体、受教育期个体是后顾式公共品和前瞻式公共品的被动接受者,一旦家庭工作期个体做出相关决策,他们须接受相关供给。

(二)我国家庭代际公共品供给特征。首先,在传统儒家文化支配下,“养儿防老”和“孝敬父母”的观念深入人心,家庭前瞻式公共品和后顾式公共品相互依赖和支持。其次,对农村而言,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流动非农就业等多重因素,导致家庭养老压力和教育投资压力骤增,老人看不起病、青少年辍学外出打工现象较普遍,家庭后顾式公共品和前瞻式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对城镇而言,非正规就业“受雇型”群体收入较低,且大多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家庭养老压力较重,教育投资供给匮乏。最后,统筹城乡社保改革进程中,社会保险及教育供给加强,政府补助加强。

(三)基本经济机制。

1.“养儿防老”和“孝敬父母”传统使得我国家庭养老功能普遍维持,代际养老促使家庭代际教育投资普遍存在,家庭养老和家庭教育投资的均衡决策是家庭的基本行为策略。

2.缺失家庭养老因素考虑的代际教育投资不能持续;而缺失家庭教育投资因素考虑的家庭养老支出,在传统文化环境制约下,可以低水平维系;家庭养老和家庭教育投资并行的决策框架内,广大低收入家庭对家庭教育投资收益预期不高,默许子女辍学,家庭养老基本维系,家庭教育投资低下。

3.政府加大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及职业教育普遍开展,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增加,预期收益确定性增强,家庭教育投资渠道得到疏通,教育投资增强,但对家庭养老支出形成挤出效应。

4.农村社保及时跟进,城镇社保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会养老功能彰显,从而减轻了家庭养老压力,弥补了二次人力资源开发中家庭教育投资对家庭养老的挤出效应。

5.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家庭养老压力,相应引导提高家庭教育投资,增强了二次人力资源开发效果;政府增加培训补助和职业教育补助,补救对家庭养老的负面冲击;社会保险政府补助和二次人力资源开发补助并重是较合理的政策安排。

(四)我国家庭代际公共品供给模型。相关研究利用无限期世代交叠代际效用均衡分析研究了家庭代际公共品供给问题。Kotlikoff 和 Laurence (1988)的研究局限于后顾式代际公共品(BIGS),没有考虑前瞻式代际公共品(FIGS)问题;Ingemar Hansson 和 Charles Stuart(1989)的研究强调法律强制性对家庭代际公共品的影响,但缺乏代际供给激励因素的考虑;Antonto Rangel(2003)研究了包含后顾式及前瞻式代际公共品动态依存的家庭代际公共品供给问题,但没有考虑教育投资直接收益因素对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及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补助因素对均衡状态的影响。在本文模型构建中,基本模型总收入及效用剩余量函数借鉴了以上研究的思路,但我们做了基于中国现实的分析,同时扩展了他们的研究思路,加入了教育投资直接收益因素和社会保险政府补助因素的分析。

1. 基本模型。家庭个人生命期内的总收入: $\bar{y} = y_0(1 + \rho) + y_1 + y_2/(1 + \rho)$,其中: y_0 、 y_1 、 y_2 分别是个人受教育期、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收入, ρ 为折现率。若不考虑前瞻式公共品,只提供后顾式公共品,则效用剩余量为:

$$R(a) = [u(\bar{y} - a) + A(a)] - [u(\bar{y}) + A(0)] \quad (1)$$

其中: a 是家庭养老支出, $A(a)$ 是退休期养老效用, $u(\bar{y} - a)$ 是个人生命周期内扣除养老支出外其他支出的效用,则 $[u(\bar{y} - a) + A(a)]$ 是只考虑后顾式公共品投资的总效用; $[u(\bar{y}) + A(0)]$ 是不投资家庭养老的生命期效用,二者相减所得 $R(a)$ 表示两种决策效用剩余量。若工作期个人综合考虑后顾式和前瞻式公共品投资组合策略,则效用剩余量为:

$$\begin{aligned} R(\lambda) &= [u(\bar{y} - a - b) + A(a)] - [u(\bar{y}) + A(0)] \\ &= R(a) - [u(\bar{y} - a) - u(\bar{y} - a - b)] \end{aligned} \quad (2)$$

其中: b 是子女教育等前瞻式公共品投资额, $u(\bar{y} - a - b)$ 是扣除家庭养老及家庭教育投资后其他消费支出的效用, $[u(\bar{y} - a - b) + A(a)]$ 为考虑后顾式和前瞻式公共品投资组合的生命周期总效用, $[u(\bar{y}) + A(0)]$ 为不投资前瞻及后顾式公共品的生命周期总效用, $R(\lambda)$ 是两种情况的效用差额,即效用剩余

量, λ 为后顾式和前瞻式公共品投资组合。易得: (1) 缺失教育投资时家庭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R(a) \geq 0$; (2) 引入教育投资时家庭养老投资可持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R(\lambda) \geq 0$; (3) 当 $A'(0) > u'(\bar{y})$ 时, 教育投资可持续增加。

至此, 我们可以绘制出家庭代际养老和教育投资的均衡图。如图 1 所示: 横坐标为家庭养老支出, 纵坐标为家庭教育支出, $A'(\cdot) = u'(\cdot)$ 曲线表示家庭养老支出和家庭教育支出均衡点集 (a^*, b^*) , 是凸向原点的递减曲线, $b^{\max}(a)$ 是先递增、达最高点后递减的函数。在 $b^{\max}(a)$ 曲线与横轴包围区域内, $A'(\cdot) = u'(\cdot)$ 曲线上的点表示家庭养老和教育投资的均衡选择组合, 低水平的均衡组合是家庭养老和教育投资的均衡状态的显著特征。

2. 引入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因素的扩展模型。广大农村经济落后, 城市家庭失业、非正规就业趋势增长, 中低收入家庭中, 家庭教育投资的目的除了养老激励因素外, 希望子女尽快自立、改变家庭经济地位的激励因素依然显著, 因而中国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直接收益非常看重, 我们需要引入家庭教育投资收益因素, 做进一步深入分析。

$B(b)$ 表示家庭教育投资总效用, $\delta B(b)$ 则表示家庭教育投资的直接效用, 其中, δ 表示教育投资直接效用程度, $0 \leq \delta < 1$ 。 δ 偏大, 则教育投资直接效用要求高, 反之, 则反是。 $\delta B(b)$ 因素介入, 可持续家庭教育投资和家庭养老的均衡组合满足条件:

$$(a_{\delta}^*, b_{\delta}^*) = \arg \max_{a, b} u(\bar{y} - a - b) + A(a) + \delta B(b) \quad (3)$$

一阶最优条件为: $A'(a_{\delta}^*) = u'(\bar{y} - a_{\delta}^* - b_{\delta}^*) = \delta B'(b_{\delta}^*)$

进一步推理, $db_{\delta}^*/d\delta > 0$, $da_{\delta}^*/d\delta < 0$ 。如图 1 所示, $\delta_1 > \delta_2$ 时, $(a_{\delta_1}^*, b_{\delta_1}^*)$ 处于均衡线上端, $(a_{\delta_2}^*, b_{\delta_2}^*)$ 处于均衡线下端, 表明教育投资直接收益期望提升, 增加了教育投资额, 教育投资加强, 但对家庭养老支出形成部分挤出效应。

在广大低收入家庭对长期投资收益预期减弱、辍学打工现象普遍出现的情况下, 基于以上分析, 有两种状况同时并存, 一方面是注重子女打工技能培训, 家庭养老局面让人担忧; 另一方面是家庭生活水平低下, 家庭养老压力巨大, 教育投资匮乏, 家庭教育投资依然低下。目前出台的农村劳动力培训等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工程, 以及基于统筹城乡社保覆盖的新型农村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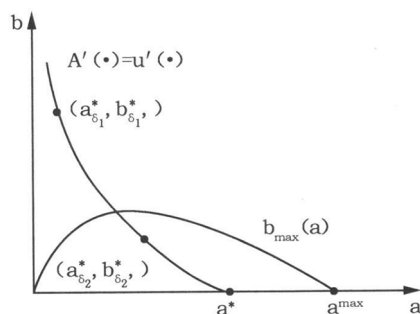


图 1 家庭养老和教育投资均衡示意图

本养老保险政策和城镇非正规就业低收入群体参加社会保险财政补助政策, 拟着力解决这两种并存问题, 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如何影响家庭的行为选择, 政策实施的着力点如何调整?

(五)政府规制的扩展分析。引入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实施覆盖城乡的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制度,减轻了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转移环境下的家庭保障压力,降低了家庭养老的基本成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农民培训工程和职业教育推广,疏通了家庭教育投资渠道,在政府培训补助和职业教育补助情况下,增加了家庭教育基本投资;两类政策实施降低了代际家庭养老基本支出(表示为 $\underline{a}$),增加了代际家庭教育基本支出(表示为 $\underline{b}$)。令:

$$R(\lambda)=[u(\bar{y}-a-b)+A(a)]-[u(\bar{y}-a-b)+A(a)] \quad (4)$$

易得:(1)政府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形成养老最低供给 $\underline{a}$,且 $a \in [0, \bar{y}]$:在 $a \in [0, a^*]$ 取值区间内 $b^{\max}(\underline{a})$ 与 $\underline{a}$ 呈负相关关系, $b^{\min}(\underline{a}) \equiv 0$; $a^{\max}(\underline{a})$ 与 $\underline{a}$ 负相关,随着 $\underline{a}$ 的增加, $a^{\max}(\underline{a})$ 在区间 $(0, a^*)$ 内递减直至为 $\underline{a}$; $a^{\min}(\underline{a}) \equiv \underline{a}$ 。(2)义务教育制度及择业培训项目实施,形成教育投资最低额度 $\underline{b}$,且 $b \in [0, \bar{y}]$: $b^{\max}(\underline{b})$ 与 $\underline{b}$ 呈正相关关系, $b^{\min}(\underline{b}) \equiv \underline{b}$; $a^{\max}(\underline{b})$ 与 $\underline{b}$ 呈负相关关系, $a^{\min}(\underline{b}) \equiv 0$ 。

结论(1)的规律形成图2。图2中,在社会保险和家庭保险并存的格局中,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政策的实施,降低了社会保险契约中家庭养老的最低支出额(假设由 $\underline{a}_1$ 到 $\underline{a}_2$, $\underline{a}_1 > \underline{a}_2$),家庭养老压力得以缓解,提升了收入约束条件下家庭养老投资最大额 $a^{\max}(\underline{a})$,促使关联决策中家庭教育投资额的增加。

结论(2)的规律形成图3。图3中,择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供给扩大,一方面提升了家庭教育收益预期,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性渠道得以疏通,促使家庭教育投资加强,家庭教育投资最大支出额增加,表现在图中是 $b^{\max}(a)$ 曲线向上移动;另一方面增加了家庭短期教育最低支出额(假设由 $\underline{b}_1$ 到 $\underline{b}_2$, $\underline{b}_1 > \underline{b}_2$),对家庭养老产生水平性挤出效应,家庭养老支出额减少,表现在图中均衡点向左上方移动。这表明在家庭代际养老与家庭教育投资关联的契约框架内,应加大政府补助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工程,以降低家庭短期教育最低支出额,从而减弱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养老的挤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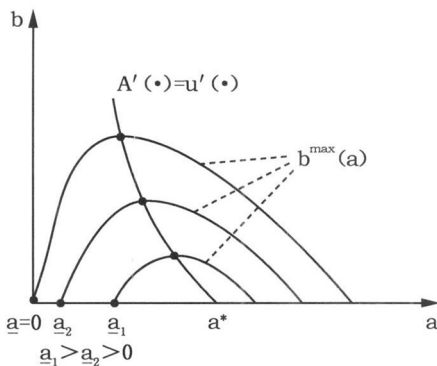


图2 基本养老保险及补助影响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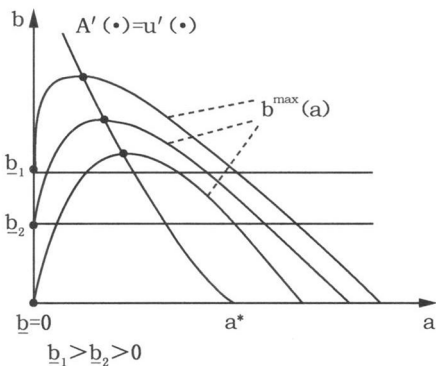


图3 教育及培训补助影响示意图

至此,可以得出社会保险政府补助在代际公共品模型中发挥效应的经济机制。在家庭养老和家庭教育投资低水平供给均衡状态下,政府社会保险制度及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的实施,形成了约束家庭承担养老和教育投资最低额的事实,而社会养老和教育补贴通过影响社会保险缴费及教育投资支出两项政府主导项目的家庭承担最低限额,进而影响家庭养老和教育投资关联决策,实现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的经济效应。

(六)相关命题。

命题 1:在家庭养老支出和家庭教育投资相互关联的约束机制内,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政策的实施,缓解了社会保险契约中家庭养老压力,提升了家庭养老和家庭教育投资的均衡水平。

命题 2:二次人力资源开发途径的合理构建,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动力,但形成对家庭养老的挤出效应,政府增加培训补助和职业教育补助,可以减弱对家庭养老的负面冲击。二次人力资源开发政府补助是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险补助和二次人力资源开发补助并重是较合理的补助组合。

三、实证分析

我国 1997 年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节选取 1998—2006 年全国 30 个省市(区)的相关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理论部分有关家庭养老、基本养老保险、家庭教育、社保补助及人口老龄化的关联关系。下文实证分析不做特别说明,模型估计所涉及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实证分析选取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来估计模型参数。依据理论部分的分析,我们选取家庭养老指标为被解释变量,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家庭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社保补助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均 GDP 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口迁移率、财政收入水平为控制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JTYL_{it} = \alpha X_{it} + \beta Z_{it} + \mu_i + \eta_t + \epsilon_{it} \quad (7)$$

其中: $JTYL_{it}$ 为家庭养老水平,用各省区 4 人及 4 人以上家庭户数占各省区总户数比重来反映。它较好地涵盖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家庭养老综合水平:4 人及以上人数构成的家庭住户,保障了传统文化信念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实施家庭养老,4 人及 4 人以上家庭户数占各省区总户数比重越高,家庭养老水平越高;相反,3 人及 3 人以下人数构成的家庭住户,由于分散居住条件约束,难以从精神情感方面愉悦老人,难以照顾老人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因而 3 人及以下人数构成的家庭住户数占各省区比重越高,家庭养老水平越低。

X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组成的向量,具体分量有:(1)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

$JBYL_{it}$, 这里包括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两部分, 用各省区年度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占省区 GDP 比重来反映; (2) 家庭教育支出水平 $JTJY_{it}$, 用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来反映, 其中家庭教育支出是城乡家庭教育支出的平均值; (3) 人口老龄化程度 $RKLL_{it}$, 用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反映; (4) 社会保险补助水平 $SHBX_{it}$, 用各省区社保补助占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反映; (5) 人力资本水平 $RLZB_{it}$, 用 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

Z_{it} 为控制变量向量, 其中包括: (1) 人口迁移率 $RKQY_{it}$, 用地区县级人口迁入与人口迁出率总和来反映; (2) 财政收入水平 $CZSR_{it}$, 用地区财政收入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反映。

α 为核心解释变量向量的系数, β 为控制变量向量的系数, η_i 为代际影响的时间趋势, μ_i 反映省际差异, ϵ_{it} 是随机扰动项。

(二) 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模型 1 是核心解释变量家庭教育支出比率 $JTJY_{it}$ 、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比率 $JBYL_{it}$ 、社保补助水平 $SHBX_{it}$ 、人口老龄化 $RKLL_{it}$ 、人力资本 $RLZB_{it}$ 对家庭养老影响的回归估计结果, 模型 2 是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人口迁移率 $RKQY_{it}$ 与财政收入比率 $CZSR_{it}$ 进行回归估计的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2 的修正 R^2 分别为 0.862 与 0.890, 参数估计在 10% 的水平上均显著, Hausman 检验值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明该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可靠, 因此能较好地揭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JTYL_{it}$ 的影响关系。如模型 1 所示, 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得到:

1. 家庭教育支出 $JTJY_{it}$ 与家庭养老水平 $JTYL_{it}$ 呈正向关系, 家庭教育支出比率每增加 1%, 家庭养老水平平均增加 0.523%, 表明中国家庭教育和家庭养老代际决策中, 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 提升了代际家庭养老水平。家庭教育投资通过两个路径影响了家庭养老支出, 一方面在收入约束条件下, 家庭教育投资加大, 家庭养老支出相应减少, 家庭教育投资对家庭养老支出形成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 家庭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 进而增加收入增进家庭养老水平, 产生代际增量效应, 实证显示中国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家庭养老的挤出效应小于增量效应。

2. 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比率 $JBYL_{it}$ 与家庭养老水平 $JTYL_{it}$ 呈负向关系, 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比率每增加 1%, 家庭养老平均减少 0.998%, 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在不断扩大参保范围的动态时期中, 减轻了家庭养老压力, 发挥了显著的养老效应。

3. 社保补助 $SHBX_{it}$ 与家庭养老水平 $JTYL_{it}$ 呈负向关系, 社保补助比率每增加 1%, 家庭养老压力减少 4.943%, 社保补助对于缓解家庭养老压力是富有弹性的。社保补助对家庭养老压力的缓解效应表现为以下几个途径: 一是社保补助激励参保, 有效扩大了参保面, 促使社会基本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替

代效应不断显现;二是不断扩大的参保覆盖面有力增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水平,促使统筹账户的再分配职能不断彰显,基本养老保险公平职能增强,参保人员养老水平提升,进一步减轻了家庭养老压力;三是在社保补助的“乘数效应”作用下,社保补助提升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对家庭养老压力的缓解效应不断放大。

4. 人口老龄化程度 $RKLI_{it}$ 与家庭养老水平 $JTYL_{it}$ 呈负向关系,人口老龄化比率每增加 1%,家庭养老水平平均降低 0.146%,表明人口老龄化使家庭养老平均水平不断降低,家庭养老功能匮乏。

5. 人力资本水平 $RLZB_{it}$ 与家庭养老水平 $JTYL_{it}$ 呈正向关系,人力资本水平每提高 1%,家庭养老水平平均增加 0.570%,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显著增强代际家庭养老水平,因而应在巩固公共财政支持公共教育基础上,加强人力资源二次开发工程的公共财政补助,促进人力资源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实现家庭养老水平的不断提升。

而模型 2 则表明全国范围内所考虑的核心变量对家庭养老水平的影响关系与模型 1 的估计结果一致。以东部省区、中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为样本来检验模型 1 与模型 2 参数估计的稳定性与敏感性。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分区域的回归结果中,核心变量社保补助 $SHBX_{it}$ 、人力资本水平 $RLZB_{it}$ 、控制变量财政收入比率 $CZSR_{it}$ 对家庭养老水平 $JTYL_{it}$ 的影响关系与模型 1 或模型 2 高度一致,表明即使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约束条件下,政府社会保险补助、配套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财政补助模式,依然可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压力并提升家庭养老水平的作用,因此全国及分区域实证分析结果均支持理论部分的基本结论。

表 1 转型期社会保险政府补助对家庭养老影响的回归估计

估计模型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			西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常数项	40.64 (0.000)**	55.742 (0.000)**	45.784 (0.000)**	45.821 (0.000)**	56.222 (0.000)**	55.837 (0.000)**	38.395 (0.000)**	44.600 (0.000)**	45.611 (0.000)**	44.400 (0.000)**	71.163 (0.000)**	71.111 (0.000)**
$JTYL_{it}$	0.523 (0.118)*	0.763 (0.012)**	-0.649 (0.236)	-0.645 (0.241)	0.138 (0.806)	1.529 (0.03)**	1.408 (0.005)**	1.417 (0.005)**	0.366 (0.560)	0.461 (0.386)	0.531 (0.334)	0.531 (0.334)
$JBYL_{it}$	-0.998 (0.116)*	-0.952 (0.096)**	-2.294 (0.181)	-2.310 (0.181)	-3.058 (0.045)**	-3.153 (0.048)**	-0.993 (0.377)	-0.480 (0.672)	-0.583 (0.511)	-0.583 (0.511)	-0.419 (0.593)	-0.419 (0.593)
$SHBX_{it}$	-4.943 (0.000)**	-4.044 (0.000)**	-7.099 (0.000)**	-7.156 (0.000)**	-4.442 (0.010)**	-4.373 (0.015)**	-6.477 (0.000)**	-6.300 (0.000)**	-6.094 (0.000)**	-3.654 (0.000)**	-2.783 (0.000)**	-2.710 (0.001)**
$RKLI_{it}$	-0.146 (0.003)**	-0.134 (0.002)**	0.014 (0.875)	0.014 (0.875)	-0.012 (0.891)	-0.788 (0.042)**	-0.681 (0.062)*	-0.706 (0.058)*	-0.160 (0.012)**	-0.138 (0.012)**	-0.140 (0.011)**	-0.140 (0.011)**
$RLZB_{it}$	0.570 (0.026)**	0.674 (0.004)**	0.373 (0.274)	0.362 (0.302)	0.461 (0.146)	0.465 (0.159)	0.714 (0.113)	0.643 (0.135)	0.654 (0.132)	0.791 (0.119)	0.807 (0.070)*	0.822 (0.066)*
$RKQY_{it}$	-0.071 (0.015)**	-0.071 (0.015)**	-0.057 (0.137)	-0.057 (0.137)	-0.056 (0.157)	-0.056 (0.157)	0.116 (0.403)	0.097 (0.509)	-0.097 (0.038)**	-0.097 (0.038)**	-0.101 (0.033)**	-0.101 (0.033)**
$CZSR_{it}$	-2.481 (0.000)**	-2.481 (0.000)**	-1.865 (0.000)**	-1.865 (0.000)**	-1.914 (0.000)**	-1.914 (0.000)**	-1.708 (0.008)**	-1.671 (0.010)**	-3.879 (0.000)**	-3.879 (0.000)**	-3.811 (0.000)**	-3.811 (0.000)**
Hausman 检验值	29.448 (0.0000)**	30.596 (0.0001)**	8.490 (0.0749)*	9.570 (0.0884)*	9.153 (0.0276)*	12.179 (0.0948)*	8.266 (0.0407)**	7.8713 (0.0604)*	10.231 (0.0000)**	9.172 (0.0899)*	11.931 (0.0635)*	(11.730) (0.0842)*
F 统计量	50.270	61.347	69.798	64.390	79.812	68.800	22.847	23.807	21.807	28.968	29.338	27.390
样本容量	270	270	99	99	99	99	72	72	99	99	99	99
修正的 R ²	0.862	0.890	0.921	0.907	0.923	0.922	0.787	0.807	0.804	0.760	0.822	0.821

注:**、* 分别表示在 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为相关检验的 p 值。

四、结论与政策要点

社会保险政府补助,降低了社会保险相关契约中家庭承担的最低费用额

度,调整了家庭养老和教育投资契约的均衡状态,缓解了家庭养老压力,有效释放了家庭养老投资和教育投资资金空间,增强了代际家庭养老和教育投资的功效;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疏导了家庭教育投资渠道,增强了家庭短期教育投资收益预期,提高了家庭教育投资最低限额,有效提升了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但对代际家庭养老支出形成挤出效应。社会保险补助和二次人力资源开发补助并重是较合理的补助组合。社会保险政府补助应注意以下方面:

1. 政府成为社会保险补助主体。首先,政府加大社会保险补助,尽快扩大参保对象,特别是吸纳农民工、广大农村人口及城镇非正规就业低收入群体参保;其次,在老龄化加剧和资本市场不断发展背景下,政府应尝试制度创新,创新社会保险补助方式,加大财政补助农村及城镇非正规就业群体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配套补助城镇个人账户做实工作,积极实施城乡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市场化运营,发挥政府非财政补助作用;最后,加强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政策实施过程的管理,重视监控和评估。

2. 政府在社会保险中的有限责任。社会保险制度中三类主体(个人、企业及政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个人和企业是交费的主体,政府是管理部分财政支持的主体,是力促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实施社会保险非财政补助的主体。

3. 政府角色再调整。地方政府社会保险角色分地区逐步调整,逐渐归并中央政府统一支配协调,这是我国社会保险政府角色再调整应有的特征轨迹。在地方政府角色重塑进程中,中央政府应创造条件,尽快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4. 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工程是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次人力资源开发是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政策的题中之义,从长期讲应建立包含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从短期讲应加强政府补贴力度,缓解家庭养老压力,促进政府补助型社会保险政策绩效。

5. 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的方式。社会保险政府补助通过四个方式实现补助效果:一是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补助社会保险支出;二是政府专门机构托管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运营保值增值;三是农民及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抵押贷款,使家庭获得家庭养老及教育投资融资渠道;四是培训补贴和教育补贴。

6. 政府社会保险补助结构。财政补助倾斜欠发达地区、中低收入群体;政策应合理搭配,当前注重财政补助,在社会保险制度定型的进程中逐渐倾斜于非财政补助,即力促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运营保值增值。

7.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作与分工。中央政府应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加大本地区社会保险政府补助,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再倾斜薄弱环节和地区,对其实施财政支持。

参考文献:

- [1]李绍光.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5):34—37.
- [2]郑功成.从政府集权管理到多元自治管理——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的未来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5):40—45.
- [3]徐月宾,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J].中国社会科学,2005,(5):80—92.
- [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6,(10):4—17.
- [5]Sen Amartya. Freedom of choi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88, 32(2): 269—294.
- [6]Martin Feldstein. Rethinking social insuranc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1): 1—25.
- [7]Kotlikoff Laurence, Persson Torsten, Svensson Lars. Social contracts as assets: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time-consistency problem[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4): 662—677.
- [8]Antonto Rangel. Forward and 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 Why is social securit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3): 813—834.

On Economic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Social Insurance in China: Extended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Household Public-goods Supply Model

LU Guang-hua¹, KOU Guo-m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2.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view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for financing outside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 the paper establishes an international household public-goods supply model and reveals the economic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social insurance through the normative analysis of an extended model with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fixed-effect analysis of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1998 to 2006.

Key words: social insurance; government subsidy; government regulation
(责任编辑 许 柏)